

戎政典第十八卷

兵制部彙考四

周四

僖王元年齊作內政寄軍令

僖王元年庚子齊桓公五年

按史記齊世家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

齊國政連五家之兵

注

管子制國五家爲軌十軌爲里四里爲連十連爲鄉以爲軍令

按國語管子曰昔者聖王之治天下也參其國而伍其鄙定民之居成民之事而慎用其六柄焉

注

國郊以內也鄙郊以外也謂三分國都以爲三軍五分其鄙以爲五屬也

又按國語桓公曰定民之居若何管子對曰制國以爲二十一鄉桓公曰善管子于是制國以爲二

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

注

二千家爲一鄉工商之鄉六工商各三也二者不從戎役也士

軍士也十五鄉合三萬人是爲三軍農不在數

公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高子帥五鄉焉參國起案以爲三官臣立三宰工立三族市立三鄉澤

立三虞山立三衡

注

五鄉萬人是謂中軍公所帥也國子高子各帥五鄉爲左右軍也

桓公曰吾欲從事於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國未安桓公曰安國若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則國安矣桓公曰諾遂修舊法擇其善者而業用之遂滋民與無財而敬百姓國既安矣桓公曰國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正卒伍修甲兵

注五

人爲伍百人爲卒

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則難以速得志矣君有攻伐之器小國諸侯有守禦之備則難以速得志矣君若欲速得志於天下諸侯則事可以隱令可以寄政

注

匿軍令託於國政若有征伐鄰國

不知也

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寄軍令焉桓公曰善管子於是制國五家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焉以爲軍令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帥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帥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帥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帥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帥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國子之鼓有高子之鼓春以蒐振旅秋以獮治兵是故卒伍整於里軍旅整於郊內教既成令勿使遷徙伍之

人祭祠同福死喪同恤禍災共之人與人相疇家與家相疇世同居少同遊故夜戰聲相聞足以不乖晝戰目相視足以相識其歡欣足以相死居同樂行同和死同哀是故守則同固戰則同彊君有此士也三萬人以方行於天下以誅無道以屏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禦也

又按國語桓

公問曰夫軍令則寄諸內政矣齊國寡甲兵爲之若何管子對曰輕過而移諸甲兵

注移諸甲兵

謂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

桓公曰爲之若何管子對曰制重罪贖以犀甲一戟輕罪贖以韞盾一戟小罪適以金分宥閒罪索訟者三禁而不可上下坐成以束矢美金以鑄劍戟試諸狗馬惡金以鑄鉏耒斤櫛試諸壤土甲兵大足

按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吾欲從事於天下諸侯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民心未吾安公曰安之奈何管子對曰修舊法擇其善者舉而嚴用之慈於民予無財寬政役敬百姓則國富而民安矣公曰民安矣其可乎管子對曰未可君若欲正卒伍修甲兵則大國亦將正卒伍修甲兵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諸侯之臣有守圉之備矣然則難以速得意於天下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公曰爲之奈何管子對曰作內政而寓軍令焉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

里三分齊國以爲三軍擇其賢民使爲里君鄉有行伍卒長則其制令且以田獵因以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桓公曰善於是乎管子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有司四里爲連連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師故萬人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秋以田曰獮治兵是故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內教旣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遊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驩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誅無道以定周室天下大國之君莫之能圉也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公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筋骨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

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於是乎鄉長退而修德進賢桓公親見之遂使役之官公令官長期而書伐以告且令選官之賢者而復之曰有人居我官有功休德維順端慤以待時使使民恭敬以勸其稱秉言則足以補官之不善政公宣問其鄉里而有考驗乃召而與之坐省相其質以參其成功成事可立而時設問國家之患而不肉退而察問其鄉里以觀其所能而無大過登以爲上卿之佐名之曰三選高子國子退而修鄉鄉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里里退而修軌軌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故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故可得而誅也政旣成鄉不越長朝不越爵罷士無伍罷女無家士三出妻逐於境外女三嫁入於春穀是故民皆勉爲善士與其爲善於鄉不如爲善於里與其爲善於里不如爲善於家是故士莫敢言一朝之便皆有終歲之計莫敢以終歲爲議皆有終身之功正月之朝五屬大夫復事於公擇其寡功者而譙之曰列地分民者若一何故獨寡功何以不及人教訓不善政事其不治一再則宥三則不赦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居處爲義好學聰明質仁慈孝於父母長弟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拳勇股肱

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才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屬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事而竣於是五屬大夫退而修屬屬退而修連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退而修家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有不善可得而誅政成國安以守則固以戰則強封內治百姓親可以出征四方立一霸王矣

四年冬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爲晉侯

僖王四年癸卯晉莊公十六年晉武公元年

按春秋左傳云云

注

曲沃

武公遂并晉國僖王因就命爲晉侯小國故一軍

疏

正義曰桓八年傳稱曲沃武公滅翼其年冬

王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於晉至是乃并之也晉世家云曲沃武公伐晉侯緡滅之盡以其寶器賂獻於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爲晉君列爲諸侯於是盡并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卽位三十七年矣自桓叔始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凡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爲諸侯是僖王命之事也周禮小國一軍晉土地雖大以初并晉國故以小國之禮命之

惠王十六年晉作二軍

惠王十六年庚申晉閔公元年晉獻公十六年

按春秋左傳閔公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

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爲右以滅耿滅霍滅魏

按國語十六年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太

子將下軍以伐霍師未出土薳言於諸大夫曰夫太子君之貳也恭以俟嗣何官之有今君分之土而官之是佐之也吾將諫以觀之乃言於公曰夫太子君之貳也而帥下軍無乃不可乎公曰下軍上軍之貳也寡人在上申生在下不亦可乎土薳對曰下不可以貳上公曰何故對曰貳若體焉上下左右以相心目用而不倦身之利也上貳代舉下貳代履周旋變動以役心目故能治事以制百物若下攝上與上攝下周旋不變以違心目其反爲物用也何事能治故古之爲軍也軍有左右闕從補之成而不知是以寡敗能以下貳上闕而不變敗弗能補也變非聲章弗能移也聲章過數則有聲有聲則敵入敵入而凶救敗不暇誰能退敵敵之如志國之憂也可以陵小難以征大君其圖之

襄王七年晉作州兵

襄王七年丙子魯僖公十五年晉惠公六年

按春秋左傳僖公十五年晉呂甥言於衆曰征繕以

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

州兵

注

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繕甲兵

疏

正義曰周禮卿大夫以歲時登

其夫家之眾寡辨其可任者州長則否今以州長管人既少督察易精故使州長治之

十九年晉作三軍

襄王十九年戊子魯僖公二十七年晉文公三年

按春秋左傳僖公二十七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宋

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乎蒐於被廬作三軍

按國語晉文公卽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

曰民未知義盍納天子以示之義乃納襄王於周公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信盍伐原以示之信乃伐原曰可矣乎對曰民未知禮盍大蒐備師尙禮以示之乃大蒐於被廬作三軍使卻穀將中軍以爲大政卻縠佐之子犯曰可矣遂伐曹衛出穀戍釋宋圍敗楚師於城濮於是乎遂伯

二十三年晉作五軍

襄王二十三年壬辰晉文公七年

按國語晉文公使原季爲卿辭曰夫三德者偃之出也以

德紀民其章大矣不可廢也使狐偃爲卿辭曰毛之知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趙衰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君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箕鄭胥嬰先都在乃使先且居將軍公曰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讓是廢德也以趙衰之故蒐於清原作五軍

注於上軍中軍下軍

之外新設上下軍

使趙衰將新上軍箕鄭佐之胥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有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趙衰佐新上軍

三十一年晉舍二軍

襄王三十一年庚子晉文公六年晉襄公七年

按春秋左傳文公六年春晉蒐於夷舍二軍使狐射

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於董易中軍

注

僖三十一年晉蒐清原作五軍今舍二

軍復三軍之制夷晉地前年四卿卒故蒐以謀軍帥

疏

正義曰清原之蒐五軍十卿有先軫卻縠

先且居狐偃欒枝胥臣趙衰箕鄭胥嬰先都箕之役先軫死往歲趙衰欒枝先且居胥臣卒八年傳說此蒐之事云晉侯將登鄭父先都則卻縠狐偃胥嬰亦先卒矣清原十卿唯有箕鄭先都在耳故蒐以謀軍帥服虔云使射姑代先且居趙盾代趙衰也箕鄭將上軍林父佐也先蔑將下軍先都佐也改蒐於董趙盾將中軍射姑奔狄先克代佐中軍

定王十七年春三月魯作丘甲

定王十七年辛未魯成公元年

按春秋成公元年三月作丘甲

注周禮九夫爲

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甸六十四井長轂一乘戎馬四

作之物其餘斂充之耳非作之也譏其新作故舉甲言之初稅畝言初此不言初者此備齊雖暫爲之耳非是終用故不言初然則築城備難非時不譏此亦備難而譏之者魯是大國甲兵先多僖公之世頌云公車千乘昭公之蒐傳稱革車千乘此時不應然也其甲足以拒敵而又加之重斂故譏之

按左傳爲齊難故作丘甲

注

前年魯乞師於楚欲以伐齊楚師不出故懼而作丘甲

按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始丘使也

注

四井爲邑四邑爲丘甲鎧也譏始使民作鎧也

按穀梁傳作爲也丘爲甲也丘甲國之事也丘作甲非正也丘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丘作甲非正也

注

使一丘之民皆作甲

十九年十二月晉始作六軍

定王十九年癸酉晉成公三年晉景公十二年

按春秋左傳成公三年十二月甲戌晉作六

軍韓厥趙括鞅朔韓穿荀驪趙旆皆爲卿賞鞅之功也

注

爲六軍僭王也萬二千五百人爲軍韓

厥爲新中軍趙括佐之鞅朔爲新上軍韓穿佐之荀驪爲新下軍趙旆佐之晉舊自有三軍今增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此故爲六軍疏正義曰杜知韓厥爲新中軍及上下新軍將佐者以下六年傳云韓厥將新中軍且

爲僕大夫時晉更增置新中上下三軍韓厥將新中軍名居其首故杜依名配其將佐

靈王十年魯作三軍

靈王十年己亥
魯襄公十一年

按春秋襄公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注增立中軍萬

二千五百人爲軍

疏

正義曰昭五年云舍中軍明此年作而彼年舍故知舊有二軍今增立中軍

也然則正是作中軍耳而云作三軍者傳言三子各毀其乘則舊時屬己之乘毀之以足成三軍是舊軍盡廢而全改作之故云作三軍也杜見其以二改三復據彼中軍之文故言增立中軍耳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周禮夏官序文

按左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

注

魯本無中軍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

伐季氏欲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

疏

正義曰以昭五年舍中軍知此時作者作中軍是

魯本無中軍也以閔元年晉侯作二軍謂之上軍下軍知魯有二軍亦名上下軍也此言請爲三軍各征其軍知往前二軍皆屬公也明其有事則三卿更互帥之以征伐耳三卿不得專其民也此時襄公幼弱季氏世秉魯政因公之少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也禮明堂位云成王

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其時必有三軍也詩魯頌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云公徒三萬
鄭元云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則僖公復古制亦三軍矣蓋自文公
以來霸主之令軍多則貢事多自減爲二軍耳非是魯衆不滿三軍也若然昭五年舍中軍書之
於經往前若減一軍亦應書之而經不書者作三軍與舍中軍皆是變故改常卑弱公室季氏秉
國權專擅改作故史特書之耳若國家自量強弱其軍或減或益國史不須書也何則僖公復古
始有三萬則以前無三萬矣僖公作亦不書何怪舍不書也蘇氏亦云僖公之時實有三軍自文
以後舍其一軍不書者非是故有所舍故不書蘇氏入云鄭註詩公徒三萬以爲三軍鄭答臨碩
之問云公徒三萬爲二軍者鄭隨問而答當以詩箋爲正蘇氏又云蒐於紅革車千乘所以今不
滿三軍者以當時采地衆多公邑民少故不能滿三軍三子各毀其乘以足之與前解異也周禮
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故鄉爲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大國三軍出
自三鄉其餘公邑采地之民不在三軍之數季武子今爲三軍則異於是矣以魯國屬公之民皆
分爲三亦謂之三軍其軍之民不啻一萬二千五百家也何則魯國合竟之民屬公者豈唯有三

萬七千五百家乎明其決不然矣由此言之此作三軍與禮之三軍名同而實異也春秋之世兵革遞興出軍多少量敵強弱就寇未息卒士盡行士卒之數無復定準成二年鞏之戰晉車八百乘計有六萬人唯三卿帥之昭十三年平丘之會晉叔向云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計四千士卒成二十四軍爾時晉國唯立三軍則甲車四千屬三軍爾其軍豈止一萬二千五百人乎昭八年魯蒐於紅傳稱革車千乘千乘之衆充三軍之數明知此分合竟之民以爲三軍軍之所統其數異於禮也

告叔孫穆子曰請爲三軍各征其軍

注

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家屬

疏

往前民皆屬公公稅

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卽屬己己所應得自稅取之恐穆子不從故失言之請分國內之民以爲三軍三家各自征稅其軍之家屬冀望穆子亦便於已而從其計也言軍之家屬者丁壯從軍者官無所稅其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耳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

注

政者霸國之政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爲大國之制貢賦必重

故憂不能堪

疏

正義曰於時天子衰微政在霸主霸主量國大小責其貢賦若不爲三軍則是次

國若作三軍則爲大國大國之制貢賦必重故云霸主重貢之政將及於子子必不能堪之憂其不能堪之言三軍不可爲也魯爲三軍二軍國之大小同耳但作三軍則自同大國自同大國則霸主必依大國責其貢重也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詛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

注

壞其車乘分以足成三軍

疏

正義曰往前民皆屬公國家自有二軍若非征伐不

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以爲己之私乘如子產出兵車十七乘之類是其私家車乘也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卽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三子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伍分以足成三軍也壞者壞其部伍將領也令使各自屬其軍不復立私乘故也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注

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

不入季氏者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季氏蠹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

孟氏使半爲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爲臣不然不舍

注

孟氏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